

掩映在舉止之間的祕密

——論《富萍》中人物動作描寫對角色遭遇及其心境的映照

一、前言

閱讀《富萍》時，¹我發現某些段落的動作描述特別詳盡：有些是刻劃單一人物的連續動作，有些則發生於兩個人物的對話、相處過程中。剛開始，我認為數章下來可能只有寥寥幾筆，佔有一定篇幅的動作描寫只占少數。

但令人驚訝的是，這種情形頻繁地出現在整個文本中。這不禁讓我好奇，作者是否有特殊用意呢？用心著墨於舉手投足，與人物後來的遭遇、心境，抑或是決定是否有相關？人物的細微舉止，是否隱藏著什麼祕密，等待細心的讀者去發掘、體會？

我將從各章節中挑選符合前述情形的文章段落，細細推敲描繪其動作的字句，嘗試去了解動作可能要傳達的意象、欲營造的氛圍；並對照前後文以及情節發展，試著爬梳出與它們動作之間的關聯性。

二、角色個性的具體化

對於角色個性的描寫，我們常以事件代替直接敘述，使讀者藉由故事領會人物的性格。而在《富萍》裡面，出現了一些瑣碎而詳盡的連續動作，我認為它揭示了角色的人格特質、習慣。

故事主角，富萍，²在初到上海之際，對於全新的人、事感到陌生。她帶東家兩個女兒去看戲時，³不懂她們在馬路上躲藏玩耍的把戲，她認為「這裏的人，眼睛都那麼活，說話又快，反應特別敏捷，不曉得吃什麼長的。她領會不了她們的意圖，也不知這有什麼意思。」⁴對於那些諳世的鄰居，她亦感到不自在「還有那些阿婆阿姨，眼色是詭詐的，說話大有深意的樣子，但內裏，有什麼呢？」⁵富萍

¹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（台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1年）。

² 書中主角，年幼時失去雙親，由叔叔孀孀撫養。之後到上海找奶奶（非富萍親奶奶，是相親對象李天華，所認的奶奶）。

³ 奶奶的工作是幫傭，富萍來找她後便住在東家，平時幫忙打理家務、照顧孩子。

⁴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36～37。

⁵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37。

雖然不能理解上海人際網路中的「潛規則」，但她並不忘記，她有自己的一套看法。

因為常被奶奶吩咐買東西、帶東家女兒去看電影，富萍對巷弄前的街道漸漸熟了起來。眼前的街道就如水晶宮般亮眼，有摩登的男女、展示在櫥櫃的豪華衣物。但這些對她來說「到底是與她隔了一層，和她關係不大」⁶她亦覺得這些東西「好看是好看，卻是不大真實」⁷而真正讓富萍感到興趣的是另一類事物，她喜歡看勞動的生活，那是較為熟悉且親切的。她有時會停佇在布店門口，看裏頭店員的動作：

店員抻著手臂，一下一下地扯布。布疋在台面上滾動，拍出結實的「啪、啪」的聲響。然後剪刀在對折起的布裏面剪開一個小口，再聽「嗤啦」一聲，一段布扯下了。緊接著，算盤珠子噼哩啪啦地響一陣，賬算好了，找頭和發票往賬台頂上的鐵夾子一夾，向櫃台那邊一送，便順了一根鉛絲「刷」地飛過去，到了店員手裡。這時，布也疊成了一卷，包上紙，繫上一根細細的紙繩，銀貨兩訖。⁸

來自鄉下的富萍，習慣的是勤懇勞動的生活。她藉由觀察勞動的生活，對這個陌生的新環境產了熟悉感，也消除了一點隔閡。透過富萍觀察背景人物的連續動作，我們能發現她真正關心、在意的是什麼；亦即，作者藉由主角目光的聚焦，默默帶領讀者進入她的思維、價值觀。後續故事有提到，呂鳳仙替富萍找一份小工作，⁹她很用心地學、虛心接受教導，並認為「雖然洗尿布只是個小活，一個月才兩塊錢工錢，但是在上海，她憑自己勞動掙錢，這就是個大事了。」¹⁰以此應證了富萍的喜歡勞動、欣賞勞動的人格特質。

透過角色目光的轉移、觀察他人的動作，我們對其個性有了初步的掌握。而另一種更為直觀的方式，便是直接描寫該角色的動作。奶奶與呂鳳仙都是家庭幫傭，她們生活依靠自己打拼，算是掌握自己人生的人（除去不可預期的意外）。她們兩個會的事情很多，也會互相幫忙；街訪鄰居常圍一圈觀看她們熟練的動作：

呂鳳仙和奶奶彼此很相幫。呂鳳仙不會殺雞……奶奶卻會。她很利索地捉住雞的一對翅膀，再將雞頭向後彎過來，和翅膀捉在一起，拔去喉上的毛；一剪子下去……然後倒過來，讓剪開的雞喉嚨裡的血流入半碗清水中，轉眼間完事了。等端午包粽子，就又是奶奶求呂鳳仙了。呂鳳仙坐在小凳

⁶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37。

⁷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37。

⁸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37。

⁹ 呂鳳仙，職業為家庭幫傭。學習能力很強，沒有結婚生子。

¹⁰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50。

上……她嘴裡咬著繩子，兩隻手將粽箬彎成一個三角兜，托著，空出的手舀米，一勺正好，再填肉，又一勺米，也正好。粽箬蓋上去，窩下來，包住，又是正好，稍拖下一點粽箬的尾。角和稜略略掐一道，然後開始捆，這一回，嘴也湊上去幫忙了。來不及看明白，一隻模樣俏正的粽子出來了。¹¹

奶奶和呂鳳仙各有能幹之處，一個殺雞，一個包粽，看似尋常的描繪中，卻暗示兩個幫傭的同中之異。奶奶的利索，呼應她做的很多事情都是有規劃、有打算的，像是認孫子養，¹²未來老了才有人照顧、依靠。而用三個正好「正好」包出一隻「俏正」的粽子的描摩，看出呂鳳仙是個人尖，處事有餘裕，她有著過目不忘的本領，許多事情都難不倒她，她熱於助人、不收酬報，使弄堂裡的人都欠她一份人情。她們雖然命運多舛，¹³但皆努力地掌握自己的生活，想讓未來過得更好一點。如同引文中殺雞、綁粽的動作，她們迅速流暢地處理這些事情，盡自己能力處理手上可掌握的事物；這種習慣，亦反映在她們的人生態度中。

三、情緒的表演舞台——暗藏心情與決定的特殊動作

與人相處的過程中，我們透過表情傳達喜怒哀樂；而在閱讀《富萍》時，我發現一些代表性的特殊動作，它很明確的帶給讀者角色當時的情緒。若將其與人物之後的決定做聯結，似乎可以找到一些相關性。我認為這有助於我們理解文本進行的脈絡、增加對故事發展的掌握。

整本小說下來，最有印象的段落，莫過於奶奶與戚師傅年輕時的故事。¹⁴他們的生活看似毫不相干，但遭遇確有雷同的地方；而機緣下使他們碰見了彼此，並留下一段悵然複雜的回憶……

奶奶年輕時就在別人家當幫傭，幫忙做家事、帶小孩。戚師傅，則是一個誠懇做事的木工，他雖然有老婆，但遲遲沒有孩子，工作忙碌但生活簡單。有一天，戚師傅到某戶人家修東西，平常專心工作、不聽閒話的他，被一個女人的啜泣聲吸引住了。一聽，發現那女人在向別人訴苦，說她因為沒有兒子，被親戚們輕視、覺得很痛苦。戚師傅工作完離開時，有找到那雙哭腫的眼睛，並默默記了下來。之後，若剛好去那家工作，戚師傅便會特別留意一下那女人在不在，並逐漸有了

¹¹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46。

¹² 孫子李天華是大伯家過繼來的，奶奶供他念初中，為了告老還鄉時有個房子住、有人照顧。

¹³ 奶奶很早就失去丈夫，沒有兒子；後來又經歷過一段悲傷的故事（本文第三節）。呂鳳仙用寄回家的錢在鄉下開了家小錫箔店，後來因那區域店鋪收為國有。而錫箔店是迷信的產物，就將它關了。

¹⁴ 戚師傅，木匠出身，還是孩子時跟父親來上海。後來進了房管所做修理。

連結。沒錯，那女人正是年輕時的奶奶（之後仍用女人代稱）。

一天下午，戚師傅與那女人在街上巧遇，他們沿路聊著天，後來就進了戚師傅家中，而那時戚師傅的老婆剛好不在。一陣目眩神迷後，女人便習慣在戚師傅的老婆回娘家的星期天，或是晚上，來拜訪戚師傅。「戚師傅平淡的生活裡，終於嘗到了一點甜頭。可是，不久，這一點甜頭就變成了人生的酸楚。」¹⁵這一天，女人來了，在他對面椅子上端坐好，似乎有什麼嚴肅的事情要講。她告訴戚師傅，她有身孕了。戚師傅明白她的意思後，居然開心的笑了，一邊搓著手，好像在盤算什麼。女人看戚師傅遲遲不作決定，有些不耐煩，說要把孩子拿掉，但戚師傅立刻說不，他沒回答問題只是重新搓起手。女人看著眼前這個變得陌生的男子，一氣之下起身離開了，把樓梯踩的咚咚響。鄰居自然也知道發生了事情，而戚師傅的老婆便多少有些聽聞：

所以，戚師傅告訴她，那個女人身上有了他孩子的時候，她是有所準備的。氣過了，哭過了，和男人鬧分床睡，又回了一次浦東娘家，最後就決定要這個孩子。總歸是一半的骨肉……現在，還有了一個孩子，在向他們招手，前途倒有了些光明。暗暗的，他女人甚至心存感激，感激有人替他們生養了。¹⁶

在情緒過後，戚師傅與老婆達成協議，想將孩子生下來，對他們的婚姻、或是未來，說不定是正面的影響。他們打算接女人到浦東老家去生養，留下孩子，並從此井水不犯河水。一天下午，距離上次女人來戚師傅家中已經一個月，戚師傅藉工作名義，來找她談事情。戚師傅是沒什麼心眼的人，興高采烈地說著他們夫妻倆的如意算盤。而女人那時正好在擦鍋子：

他去的時候。女人端把小椅子。在房間前，花園的台階上，擦鋼精鍋。她從什麼地方討來半畚箕黃沙，將鍋擦得銜亮……戚師傅不是一個懂人情世故的人，他並不十分瞭解，他們這決定會對這女人起什麼影響。所以，並不怎麼困難的，他就把計畫和盤托出。女人低了頭，手下著狠勁，在鍋面上擦出一道道雪亮的光。聽他說完，半天，女人笑道：你們倒是一條心啊！戚師傅不太曉得她的意思，但她的笑卻使他感覺到害怕。他不敢再多問，做完活就走了。¹⁷

故事來到了尾聲，女人最後默默將孩子拿掉了，而戚師傅，變得比以前更加沉默。我在讀這一章時，覺得擦鋼鍋的動作很有震撼力；黃色的沙子就有如懷孕

¹⁵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79。

¹⁶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80。

¹⁷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80～81。

這件事，它將戚師傅的想法擦的發亮、表露無遺；而女人手下著狠勁的動作，似乎也暗示了她最後的決定。她邊聽邊擦、邊聽邊擦，把心中的幽怨展現在動作上，為什麼？她自己沒有孩子，已經很痛苦了，到頭來還要幫別人夫妻生孩子去呢？而那鍋上一道道雪亮的光，不僅讓她清楚了戚師傅的用心，更看清自己始終悲戚的命運。

類似的情形亦發生在主角富萍身上。原先奶奶的孫子，跟富萍算是約定好要結婚的，過年前奶奶很希望富萍趕快回鄉下找孫子完成婚事，但富萍遲遲不肯，最終拖過了年。一日，孫子李天華突然登門拜訪，他是收到奶奶的信來的，信中雖說要他來上海玩玩，但從毛筆的小楷字體中可看出慎重感，似乎有些事情發生。奶奶的目的是想讓孫子這次來，順便帶富萍走。但最後，富萍選擇不辭而別。¹⁸她跑到了舅舅家，¹⁹只是那時他們出去工作了尚未回來，富萍稍微整頓一下鋪位、做了點家事，便上床睡覺了。這一夜她半夢半醒，睡得不太安穩。

隔天清晨起來，富萍忙碌地去洗衣服，路上遇到一些熟人與她招呼。²⁰怎知那邊的人都知道她要回鄉下結婚了。富萍躲回舅媽家晾衣服。下午，舅舅、舅媽回來了，他們一看到富萍十分的詫異。醞釀了許久，舅媽終於把話講開了，²¹他們大吵了一架，²²彼此傷透了心。後來，富萍逃婚跑來舅舅家的事傳遍了整個地區，大家都因為她的作為而感到不光彩，²³人人都有些躲她，連最單純的小孩，²⁴也受到了影響。來到舅媽家的第三天，富萍去找了小君，²⁵人沒找到但問到了近況。²⁶下午，富萍一個人在家，大人去忙公事、小孩放學回來又去撿煤核。她坐在被太陽包圍的院子裡，準備劈柴：

她拿了一柄斧子，將一根引火柴。再慢慢地破開，破開，最後破成一把細木條。小孩子推門進來，將籃裡的煤核倒在牆腳。怕她碰似地聲明一聲：星期天我爸爸做煤基子！再拉門出去。門「砰」一下關上，又剩富萍一個人。她提起斧子，將那把細木條攔腰劈一下，用手胡擄起來，撒在木柴堆裡，起身進了屋。²⁷

¹⁸ 李天華已經買好了兩張傳票，要和富萍一起回去。但富萍趁下午奶奶吩咐她買東西時離開。

¹⁹ 富萍有個親舅舅，孫達亮，在上海閘北做船工，舅媽亦跟著上船工作。

²⁰ 富萍曾自己走路到東火車站的棚戶找舅舅，因為不知道舅舅家在哪裡，所以一路被人引薦。又那區域很熱情，有人家裡來的親戚都會關心，所以大多知道富萍。

²¹ 舅媽一開始想將富萍介紹給她娘家姪子（光明），但後來知悉富萍其實早有婚約後，對奶奶感到十分愧疚，並答應「從此再不敢來沾富萍了。」

²² 舅舅、舅媽若留著富萍就是幫忙欺負人家；不留則愧對富萍。

²³ 棚戶的人家見過奶奶，覺得她和氣、雅致。認為富萍欺騙青年（李天華）的作為很不好。

²⁴ 舅舅家的小孩，因為同儕有意的諷刺，使他們回家後也疏離富萍。

²⁵ 小君，住在舅媽家隔壁的女孩。為家中獨生女，後來與光明（註解 27）結婚。

²⁶ 光明，舅媽娘家姪子，一開始想舅媽想將他與富萍湊合。

²⁷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186。

從小失去雙親的富萍，如浮萍一般四處流浪，沒有一個真正的家。她想逃離即將束縛住一切的命運安排——與李天華結婚，承受龐大的家庭壓力——如她所看到的其他女人般，²⁸被困在裡頭，再也出不來。富萍在最後關頭下定決心逃了出來，來到了舅媽家，想找尋一處可遮風避雨的地方，不論生理還心理。

然而，她得到的只有道德上的不諒解以及鄉里間的輕視、冷漠。富萍的最後依靠好像就這麼消失了，她還能再去哪裡？劈著柴的富萍好似此刻自己手中的柴，一次一次的受傷、一次一次的被破開，而等到只剩細細一根木條時，也就是逃到舅媽家的時候，出現這些結果。她的命就如同柴屑一般，任人擺布，無法掌控。

砍木柴的這個動作，一次一次的深入我心，作者寫到「**慢慢地破開，破開，最後破成一把細木條**」²⁹在一次次描寫中，很能感受到富萍的無奈及怨懟。從小就缺乏關愛的她，到底為什麼要將自己的命運也交給別人？她無法控制自己的身世，難道連人生重要決定也不能自己選擇嗎？隻身前來投靠舅媽的她，換到的是看似可笑的道德觀及同鄉人的不認同。她一次次地受到打擊，近乎一無所有；用斧子將木條劈斷，好像將最後的期待也斬斷了。

四、遙望的氣氛營造——動作所帶來的細緻意象及表徵

當我們在閱讀小說時，有時候會不了解故事的走向。或許我們會將它視為一個轉折、作者出乎意料的安排。在看《富萍》時，偶爾也出現這種情形。然而當我重新回想、瀏覽過一遍後，我發現一些蛛絲馬跡，它是由動作所塑造出來的。人物的舉止，營造出一種氣氛，似乎與故事的發展有著呼應之處；帶來了再細膩不過的意象，暗暗地傳達一些事情。

前一節提到戚師傅與奶奶的事情，到最後的結局是哀傷的，奶奶將孩子拿掉了，而戚師傅仍舊沒有孩子陪伴，變得比以前更加的沉默。對於這個故事的情節發展，我有一些解讀：戚師傅與妻子間沒有孩子、沒有爭吵、沒有值得擔憂開心的事，生活是平淡的，內心是孤寂的。而一次意外下讓他與奶奶相遇，並產生了一段有些的瘋狂愛情故事。為什麼說是愛情故事呢？戚師傅不是只想到他自己嗎？其實不然，他們倆的遭遇某種程度算是類似，同樣沒有孩子的他們有些共鳴，一個是受親戚苦處，一個是生活索然無味，這也是為什麼最一開始戚師傅會被奶奶的啜泣聲吸引。而在後面的章節可以發現戚師傅仍是非常在意奶奶。³⁰那時會與老婆達成那樣的決定，我認為他並沒有多想，只是找個解決問題的方法。戚師傅

²⁸ 見〈女騙子〉一章。富萍看見陶雪萍忙碌照顧孩子的模樣，想到了未來的自己。

²⁹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186。

³⁰ 戚師傅曾有一回又動情說到：「我是想討妳的，可是沒有辦法。」後面章節的一些小動作亦可察覺戚師傅對奶奶仍存有特別的感覺。

想要的是陪伴，他默默的工作、很多人認識他、鄉里間尊稱他為師傅，人際關係很好，卻沒有真正的朋友，他心裡是寂寞的。

而因緣際會下與奶奶產生的那段關係，最終造成了「人生的酸楚」³¹為什麼作者要這樣安排？這對於戚師傅與奶奶皆是一段哀戚的回憶。這個轉折，我透過奶奶到戚師傅家中整理服裝儀容的動作，有了一些看法：

那時候，女人還留了髻，頭髮長長的，抿了刨花水，緊緊地貼了頭皮。為了要更緊些，還在頭頂勒一條布帶，咬在嘴裏。將梳齊的長髮在腦後窩一個扁扁的髻，罩上髮網，又幾柄鋼叉，再鬆下布條。戚師傅看這女人梳頭，心裏有股子悸動。女人扣衣服也令他矚目。是斜襟的布褂，長鈕，女人一隻胳膊抬著，另一隻胳膊伸到那邊的腋下，一粒一粒地扣下來。領口的那一粒是留最後扣的。她抬起兩隻手，將領口緊一緊，略顯費勁似地，扣上了。³²

戚師傅癡望著年輕的奶奶整理儀容，內心充滿了悸動，他平淡忙碌的日子終於改變了。而奶奶，面對這個平時老實的人，心中可能擁有一些特殊的期待，那時前來告訴戚師傅她有身孕時，她是「等待他做決定」，並不是自己處理或是亂吵亂鬧。奶奶很早就死了男人，為了生活，工作忙碌、為了以後，她不顧他人反對認了一個孫子，好在老了以後有人依靠照顧。她做的這些安排計畫，戚師傅不曾是她的人選之一嗎？但這種事情往往會有個結束，就如同歡愉過後終究要端正儀容一般「**這樣，女人又變得端莊，整齊，規矩，而且素淨。**」³³著衣的動作看似稀鬆平常，但透過作者描寫，我們彷彿能看見內心孤寂的戚師傅癡望的模樣，他亟欲改變他的乏味生活，然而最終仍是「素淨」；而奶奶，因一時的低潮陷入其中，投入情感、身體進去，期待著會有什麼改變，但最後，仍是被迫「整齊、規矩」，默默地將這事往心裡放。整理完儀容，留下雙雙的遺憾。

另一種氣氛的營造，則出現在富萍與舅舅家之間。

富萍的母親過世後，親戚們在決定如何安置她。她有兩個地方可以去，一個是舅舅家，另一個是叔叔孀娘家。舅舅因為家裡負擔太重推託掉了「**多少年來，舅舅可能是怕負責任，乾脆絕了來往，連封信都沒有的。**」³⁴富萍沒見過舅舅，聽其他人說起之前的事情，自然對他有點疏遠。其實舅舅是真的生活吃緊，並不是故意不照顧富萍：

³¹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79。

³²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79。

³³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79。

³⁴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94。

可那時他家也負擔重，孫達亮鄉下的大伯媽和大堂哥，要他們養，自己（舅媽）娘家父母都有病，要補貼些。他們又剛有了老大，吊著奶頭。一條舊船，從他大伯手裏傳給孫達亮，破的快不能走了，沒有錢大修，天天就都要小補。那時他們船工還沒有成立合作社，修船全要靠自己。怎麼敢再額外添人口呢？³⁵

舅舅孫達亮曾經讀過九個月私塾，他是船工裡面少數識字的。他除了知識外，也從老師身上學到不少做人處事的道理。³⁶他在工作環境中亦有著一定威信，是個講信用、有頭腦的人「可孫達亮到底不同，他是有一些精神力量的，說不喝就不喝了。這就是他和其他船老大的不同之處」³⁷孫達亮與舅媽歷經波折，³⁸勒緊褲帶，終於存到足夠的錢在岸上買下一棟老房子。他們在船上生活的人最希望的事便是買房子了，這是他們的夢想，也是孫達亮努力生活打拼的目標。孫達亮一家，終於上岸了。他們沒帶什麼多餘的東西，來到老舊的房子前：

女人將被窩卷往地上一頓，下一聲號令。立即，小孩子像覓食的小獸，四下裏跑了開去。女人挽起袖子，操了把鐵鍬，鏟起屋裏的垃圾，同時，將七凸八凹的泥地鏟平……不一時，孩子們就一趟趟地撿回了磚頭，瓦片，或者半籃半籃的沙土……他（孫達亮）吸了一支煙，然後才動手，做了進門以後的第一件事，從包裹摸出一本日曆，釘在了牆上。這時候，門口的碎磚碎瓦，已有一堆了，土也有一小堆了。³⁹

他們用碎磚砌起了院牆，把房子上的破門卸下來，作院門。另外去向人家買了一扇舊門板，刨光了，上一層紅漆，作房門。孫達亮將窗框也漆成紅的。牆，補好了，用紙筋石灰泥了縫，再刷一層石灰水。屋頂也鋪了瓦，碎的換整的。於是，白牆，黑頂，紅窗，連著一道斑斕的磚牆，多麼鮮亮的一座小屋啊。屋內呢，石灰水刷了牆，地鏟平了，用羅細了的土撒一層，借個滾子壓實壓光。⁴⁰

長久下來的努力使孫達亮一家終於有個落腳的地方——岸上的一棟老房子。他們齊心協力共同整頓這個得來不易的屋子，一個等待了許久終於達成的希望。

³⁵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99。

³⁶ 因孫達亮住在老師家中，看到有活就會去做。一次，他要拿老師的夜壺去到，被制止了，老師說向他說：「人可吃苦，卻不可受辱。」雖然這是件小事，但這句話影響了孫達亮的一生。

³⁷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112。孫達亮為存錢戒了酒。船工為禦寒、排解寂寞，都有些貪杯。

³⁸ 除了龐大的家庭負擔外，他們遇到了一九六〇的饑饉年，最終動用了存款。

³⁹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113。

⁴⁰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114。

母親一聲令下，小孩們迅速的清理碎屑、破瓦，而自己將凹凸不平的泥地剷平，海上起伏搖晃的日子終於平穩了下來。父親先在一旁觀賞這幅值得紀念的畫面「心裡湧出一股溫柔，他就是喜歡女人這個：一股勁地往前奔日子！」⁴¹他抽了一支菸，將日曆釘在牆上。我認為這象徵著「我們就此定下來了！」。

之後，他們砌起院牆、買了門板，刨光上漆、補牆、修瓦，慢慢將這個可愛又完整的家整理好。在讀這個段落時，我的心情也隨之感動，透過作者描寫他們一步步改造房子的過程，很能體會他們上岸的雀躍感；而漸漸整齊的房子，也象徵著他們終於有個落腳的地方、一個完整的家。這一切不是都很美好嗎？

不，有些事情可能被遺忘了，它就在這陣幸福感的另一側，隱隱約約地在那裡——主角富萍，仍是一個人，在找一個可以依靠的地方，一個對她來說相對完整的家。舅舅家的完備，對她來說已經太遲了，他們沒能在最要緊的時刻接他回來。到了富萍長大後，準備要嫁給一個溫順、有著龐大家庭包袱的人，一生似乎成定局時，才講說她能住在舅舅家。「**那時候不要我，這時候倒要我**」⁴²富萍初次去找舅媽時，離開前心裡的話，雖然最終沒說出口，但她幼時的傷依然清晰。我認我這就是遙望的氣氛營造，孫達亮一家開心整頓房子的動作中，呈現一種幸福完整的氣氛，但是遠遠地，暗暗地，有些事物反而是對比的。

五、結論

人在溝通交流時，臉部表情有著重要的影響，它傳達了一個人的情緒，給對方最直接的感受；而看不見主角面容的文學作品，用動作刻劃彌補了單調陳述喜怒哀樂的不足與表淺。例如聽著刺痛的話語傳進耳中的奶奶，手下使著力，把鋼精鍋擦得銜亮，間接傳遞了她內心的幽怨。只要用心去體會觀察，就能發現一舉一動中掩映著許多人物的想法與心境。就像富萍佇足在布店前看店員靈活的動作，我們能知道她嚮往樸實，喜好勤懇勞動者的價值觀；奶奶與呂鳳仙的流利動作，看出她們對生活的掌握。富萍逃回舅媽家時，面對龐大的心理壓力及他人的冷落，似乎無處可歸的她劈著木柴，一次一次破開，揮舞著漂泊的無奈。角色動作想傳達的言下之意、不言之隱究竟為何，原來還有那麼多層次不容我們疏忽掉、錯過。

而面對難以理解的情節走向、摸不透的故事規劃，緩下閱讀速度，細細咀嚼，也許初讀文本大惑不解之處，就能憑藉一個再細微不過的動作而茅塞頓開，豁然開朗。一些動作所營造出的氣氛更是微妙，它傳達的可能不僅僅是一個表面的行動或意象，還有更深沉、更深遠的意涵。如孫達亮一家定居，而富萍依舊是浮萍。

⁴¹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113。

⁴² 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，頁 100。

《富萍》讓我們有暫緩閱讀腳步的機會，只要放慢速度，讀者就得以一窺作者精心的安排或是渾然的韻律。我認為這種寫作手法普遍根植在我們每個人心中；因為它可能不需刻意，它就如同日常生活一般自然；只需用心書寫，方得用心人體會。

參考書目

王安憶，《富萍》（台北：麥田出版社，2001 年）。

